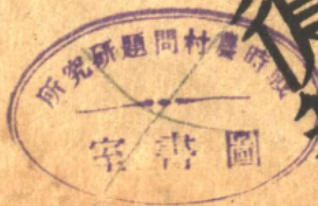


王履冰編

如此酌 天下 韓非子

又印槍發韓非子



序王履冰編『如此的韓青天』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從來大奸大惡，不到蓋棺論定的時候，誰也分別不了他的善惡或好壞，因此上邊這首詩，便成爲慨嘆識人難的一種普通口號了。

韓復榘在過去有青天之稱。因他賦有北方人吃苦耐勞的精神，同時又受了西北軍陶鎔的習慣，做事非常敏捷而認真。雖不免偶有蠻幹錯悞的地方，但一般人都原諒他出身不同，知識簡單，在「春秋誅心」的意義上，都希望他能成爲一個包孝肅或施仕倫，爲這不平等的荊棘道上，開拓一條坦途。

在抗戰開始之初，便有人對他的態度懷疑，平津失陷後，土肥原又到濟南活動，再加上他本人的闢謠，以致謠譏紛起，莫衷一是。但一般人還都根據他平時爲人，很堅定的不信他會蹈李服膺的覆轍，相反的一致期待着他成爲岳武穆戚繼光一流

人物。可見他平時在社會的信仰和當時的聲勢如何！的確夠得上一個了不得的人物。豈知爲時很暫，便因他違令撤退和浮攏亂派，被極峯執行槍決，這一消息傳出，不僅令人驚訝，而且疑惑起來。

現在履永君把他一生，編爲單行本，題名「如此的韓青天」，我們讀了以後，方明白他的事實與傳述，確是兩樣。並深切了解一切事實與虛聲的反映，也祇是如此，同時更感覺像他這樣的青天，他許不止他一個，在目前抗最嚴重的階段上，我們應該僅防着這樣的青天啊！

何留一九三八，一，二五。

自己介紹

自從韓復榘被捕的消息公開後，我的幾個朋友便惠動我，編一本類是傳記的小冊，弄個「年過活」但是我自己知道自己能力太薄弱了，因為既沒出外洋鍍過金，也沒進過大學的門，當丘九的時期，反不如當丘八年代多，雖然不是胸無點墨提筆管像拿大槍那般吃力，可是立刻編一本書，最底限度，也要立意明瞭，字句通順吧，所以工作起來，自然要絞盡腦汁不離辭典，耗了一百小時的光陰，居然擠出一本書來，至於內容的好壞怎麼樣，我也不自吹自謙，只好請讀者諸君，以自己的眼光去批判了。

不過有幾句話，我可不得不說，韓復榘雖然當了好幾年主席總指揮，我沒求過他一文錢，可也沒挨過一耳光，除了我的兩個弟弟在濟南謀生之外，我與他直接間接都不發生一點關係，自無恩怨可言了，但是當他剛剛槍斃後的沒有幾天，拿他的

平生事蹟編一本書，捧他呢，他死了再不會給我一個拿乾薪的參酌議，砸他呢，他也未必有靈來個活捉王履冰，所以有人說我捧臭脚也好，落井下石也好，我堪以自信的，書皮一個字一句話，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實話，保險沒有虛構事實，炫染點綴的成分，

還有呢，書內蓋棺論定一章的文字因為我一個人，不能代表輿論，多係採自各報的論評和雜誌上的，別人費腦筋寫文章，我抄現成的湊篇，自然應當道歉致謝，此外這書的編成，多承新從山東韓復榘所賜「避難來陝的朋友，不，而且都是公務員呢，供給我不少的珍貴材料，他們講起青天來，真是如數家珍一般的，越說越起勁，個個全恨不得千刀萬剮，却沒一個義務律師替他辯護，人言如斯，他在山東的政績和民意可知如何了，因此書裏講他好，你別說我這人真不錯，說他不好呢，你也不好意思罵我混賬王八蛋了吧。

如此的韓青天目次

序王履冰編如此的韓青天

自己介紹

韓復榘畧歷

韓復榘三個時期

國民軍時期

主政山東時期

北戰場上時期

韓復榘軼事斑斑

自比文正稱青天

青天巡行怪事多
增加什麼經費呢
主席罰洋五百元
早起習勤累死人
標語害了警察官
青天巧斷離婚案
濟南市上無塵登
兩件離奇刺殺案
毀家紆難滑稽劇
此之謂斯文掃地
一老者因禍得福
小姑娘亦得槍斃

純袴青年遭禍歿

一百棍加薪十元

千佛山麓冤魂多

山東省府二主席

軍法處長賽閻羅

大批麵粉換白糖

藉口籌餉派烟土

巧騙壯丁打衝鋒

韓復榘光榮內戰史

內戰後輿論一般

韓復榘日暮窮途

出席會議青天被捕

貽誤戎機免職拿辦
軍委會組軍法會審
罪證確鑿判處死刑
惡貫滿盈執行槍決
部屬收殮一生已矣
韓復榘蓋棺論定

韓復榘略歷

韓復榘字向方，河北省霸縣人，現年四十七歲，宣統三年，在馮玉祥施從雲諸先生在灤州倡義，響應革命軍謀推翻滿清的時候投充馮部士兵，積功升隊官，不幸失敗，仍回故鄉，民國元年馮先生任左路豫備軍營長，韓又以舊部資格投效任排長，後逐漸升連長營長，十一年奉直戰後，任團長，十三年升第一師第一旅長，十四年升師長，十五年任晉軍十三師長，十六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六軍長，兼第三方面軍總指揮，參與徐州漳河北京各戰役，南北統一局面完成，任河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及五中全會開會，被選任國民政府委員，後又特任第三路軍總指揮兼魯豫清鄉督辦，民國十九年調任山東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民國二十六年任第×集團軍總司令，兼第×戰區副司令長官。

國民軍時代之韓復榘

探討韓復榘的一生，可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期在國民軍時代，第二期在主政山東時代，第三期在抗戰時代，先從韓氏出身說起吧，他不過是一個頭腦簡單，昏庸魯莽的鄉下人，什麼國際情勢，社會常識是一概不懂，清末投充馮玉祥先生部，作一名小卒，馮先生的治兵手段，是軍隊家庭化，他把每一個部下，均作兄弟子姪看待，越是樸誠的人，他越歡喜，韓氏過去是忍苦耐勞沉默寡言：追隨馮先生二十年，經馮先生的逐步提携，竟位膺疆寄，就是他自己也相信，一個僕人子竟有今日，按他的材俱說，在國民軍將領裏，以他的文韜武畧論既難比李鳴鍾張之江，就是梁冠英鹿鍾麟等他也望塵莫及，不信翻一翻國民軍戰史，那一頁是韓復榘的戰績，他的步步高昇，僅可以說是用苦功夫堆來，馮先生因為他是相隨多年的部屬，對待稍欠客氣，迨至民國十九年，韓氏已是統兵數萬的總指揮，羽毛已豐，漸具脫離羈絆之志，恰巧因他侮辱石敬亭，經馮先生畧予斥責，他便頓萌異志，背叛故主，繼因時局的轉變，一個久處逆境，下驕之材的莽傢伙，居然因時勢造英雄的良機當上了

山東省主席，到任伊始，便處處看着臥榻之旁的劉珍年不順眼，竟羅列劉罪狀多端不聽中央制止，擅起兵戈，而創二十一年度的內戰紀錄，中央因他的地位特殊，不惜委曲求全，把劉珍年部隊調離魯境，事後劉且伏法，韓之獨霸山東迷夢於時完成。

主政山東之韓復榘

韓復榘氏在山東六年的措施，編者可以抖膽的說一吧句，「剛愎自用，任性倨爲」八個字，絕對不算落井下石，韓氏到任伊始，便認定了山東人個個強項刁悍，採用下官待士兵的高壓手段，爲施政方針，中央是什麼，法治是什麼，一概不問，縣長局長純粹易爲自己的幹部，不是第三路的人或與第三路中堅有淵源的人，絕對沒飯吃，此外大力推薦者，亦不得不稍爲應酬，假以詞色，給點苦差司，日子一長，自己不知趣的希圖戀棧，必唆使部下挾制控訴，也許給你一點苦頭嚐嚐，因此雖

熱中的份了亦多視山東爲畏途，樂得自己的天下自己人作，山東的吏治，本來壞到極點，但是韓氏防口如防川的手段，太厲害了，軍法處的密探，星羅棋佈，弱小的百姓們，但逮主席不無故抓去槍斃，或勒派鉅款，已覺知足，誰還敢捋虎鬚，去向主席搗蛋，因此山東的縣長局長儘可向百姓搜刮敲詐，也沒見槍斃了幾個，因爲全是自己的舊部呀，舊部不法，自己臉上也不好看哪，至于報紙呢，只要有津貼，誰管你那些閑事，因此山東的吏治在表面上看還過得去，內幕的黑暗，真是說三天也說不全，此多青天對百姓，可以說是苛待萬分，盜匪更不用說，抓來一問就殺，所以短短六年中，千佛山麓竟添了萬名新鬼，有的說其中不無枉死者，那只好去問長眠地下的死鬼，只有他自己知道冤不冤，秉性強項的山東人，經青天六年的宰割，真是禁若寒蟬，青天欲如何便如何誰敢說個不字，因爲青天的法律森嚴，殺人如麻的緣故，散兵游勇自然不敢在濟南恣事，就是純袴少年也得萬分小心，青天最惡的是這種人，你若稍爲放肆，抓進去也許給你一頂紅帽子戴戴，在山東吸食鴉片毒

品，可得加倍小心，否則一經抓進軍法處，傾家敗產不算，也許把命搭上，所以販烟土的哥們，均視濟南站爲鬼門關，這點德政，真該不折不扣的贊美一聲，中國各省若全都如此，烟禍不絕自絕，可惜去年冬季，青天硬向商家派烟土，於令名不無少損，但是時代不同，這是籌款抗日啊，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於今慶父已去，山東隨亡，哀哉魯民，飽受鐵蹄踐踏，究是何人所賜。

北戰場上之韓復榘

韓復榘秉政山東，六年於茲，過去之成績，除橫征暴斂，天高三尺，草菅人命，任意殘殺，任用私人，豺狼橫行，搜集民槍擅攢實力外，僅禁絕烟毒一事，差強人意外，實無足稱頌者，中央雖早知其野性難循，反覆無常，包藏禍心，擅權自專，第以其地位特殊，舉足輕重，深恐激起意外，因投鼠而忌器，故事事曲予優容，以示懷柔，在韓氏以倭人子，發跡如斯，宜如何肝腦塗地，發奮爲國，始不負國家

託付之重，期望之殷，乃此次抗日軍興，中央更逾格擢遷，勉其爲國家民族效一份勞，詎料滄州戰役，敵軍本爲虛張聲勢，試探性質，我軍前方情況，本居優勢，祇以兵力較少，需要增強實力，足資抵禦，中樞曾迭電韓氏出兵增援共挽頹局，乃韓氏利令智昏，僅爲青島日本銀行有數千萬存款關係，竟對日方示好感，按兵不動，以致使寇軍充實兵力，大舉南侵，前方情勢因而惡轉，某部因獨力難支，損失逾半，寇軍勢如破竹長驅南下，未及兼旬，已迫近魯境，斯時一般人揣度，韓氏當派兵出擊，不使寇軍踏入山東，但韓氏仍鎮靜如故，以致謠諑蜂起，不曰魯韓通敵，卽曰訂有密約，第念韓氏久歷戎行素具血性，征伐劉珍年時且躬冒矢石，或不致向日寇屈膝，仍多認謠傳爲無稽流言，及寇軍進逼德州，韓氏竟在進德會作日本來了打日本，中央來了打中央之講演，其措詞之妙與夫宗旨作用，實令聽衆如墜五里霧中，其目無法紀與態度不明也可見，迨德州淪陷，某氏奉命赴魯，總領師干，氏又慮地盤前途，始稍具抗日信念，但渠待遇部屬，素極苛嚴，今雖急來抱佛脚，百端策

勵勗勉，而爲時晚矣，徒擁虛名之所部精華，交綏未久，已損失過半，氏竟盡驅訓練未久之鄉農學生開赴前綫，抗戰云乎，兒戲而已，山東危局，時已造成，中樞雖有回天力量，已難挽回頹局，致陸續失濟南陷泰安……大好山東，拱手送人，較之李服膺罪惡尤重，韓氏今被褫職查辦矣，政府執法如山，度當難逃法網也。

韓復榘軼事斑斑

自比文正稱青天

說起韓青天的故事，只要是一個山東人，全可以如數家珍般的講上幾大段，據聞青天所以稱爲青天的根源，是青天在從政治軍之暇，既不打麻將玩姑娘，看書呢又認字少，缺理解，那麼又不願無聊枯坐，於是便把唱大鼓書的傳進府來大唱包文正宸州放糧，說書的鼓如簣之舌，唱得繪聲繪色，青天也聽得起勁，飛眉色舞，認爲包文正不愧爲不朽名臣，便對部屬說，包文正可以當包青天，我韓復榘就不可當

韓青天麼，自後便按書上的節目，也玩些微服出行，立折疑獄的把戲，人以青天譽之韓也就以青天自居了。

青天巡行怪事多

青天數次出巡，怪事極多，縣長被杖釘鐐者，不一而足，人民立予槍決者，司空見慣，一日巡行至某縣，該縣鄉間，正發生械鬥，雙方互有死傷，青天怒其同室操戈自相殘殺，諭令衛隊將參與械鬥青年數十人傳至行轅問話，一羣該死青年，以爲畧受刑罰而已均奉傳到案參，不意青天喜怒無常，殺性忽發，令即悉數槍決，永除後患，青年父兄數百人環跪轅門叩懇，青天令出法隨，僅允折衷辦理着青年隨意分左右立，一揮手間，左立之二十名青年，頓離陽世右立者隨即無罪開釋，又巡行至烟台時，一老婦詣轅訴冤，控告煙濰路某職員強佔其女且生子矣，韓遂將某職員傳轅，以其不該強姦民女，立予槍決，迨離煙他巡時，忽憶及某女已生子矣，按律不